



76
4064
2





大事編年

世宗紀

世宗莊憲

英文睿武
仁聖明孝

大王諱禔字元正太宗第三子元敬

王后以洪武丁丑四月十日壬辰誕降于太宗漢陽潛邸

初封忠寧君在位三十二年景泰庚午十二月十七日薨

十八男
四女葬英陵

妃宣仁昭憲王后沈氏清松領議政青川府院君溫女初封

恭妃八男
二女丙寅三月二十四日薨葬英陵

即位

戊戌八月丙戌即位于景福宮

經筵

九月始開經筵講大學行義上謂侍講官許綢曰予聞中朝士大夫進退帝前絕無俯伏之禮對曰中朝萬機皆決於帝人象事煩未暇為禮綢又曰上王欲本國女服悉從華制臣啓曰臣首赴京過闕里八孔子家廟見女服畫像與本國無異但首飾異耳中朝之禮何可盡從乎事竟不行

征倭之役

己亥元年五月倭艦三千艘八寇庇仁海州等處節制使為賊所圍賊曰我不為朝鮮來將向中國糧絕至此李思

儉遺米四十斛始解去 上王召諸臣議乘虛殄滅對馬島邀賊還路之策皆曰不可 上曰若不掃除每被侵撓何異漢祖之見辱匈奴乎乃命長川君李從茂為都體察使將慶尚全羅忠清三道兵艦以邀倭寇還歸之路兵艦凡二百二十七艘軍卒一萬七千三百八十五從茂等賈六十五日釋十餘艘先到對馬島賊望之以為本島人得利而還持酒肉以待大軍繼至賊喪魄逃遁我師分道搜捕奪賊艦大小百二十九艘焚戶千九百斬首百十四擒二十一遂置柵於訓乃串以示久留之意遣從事官告捷百官詣壽康宮賀

遣訓練判官崔岐賜書李從茂曰自古興師討賊志在問
罪不用多殺裴度之伐蔡曹彬之下蜀載在史冊昭然可
觀唯卿體予至懷務令投降其背恩負義潛入我境殺掠
軍民者隨獲誅斬以正大典其前日慕義曾居我境者仍
令分置諸州給以衣糧以遂其生

七月從茂等引舟師還泊巨濟 上王命上護軍吳益生
齋法醞往慰戍以從茂為贊成餘皆陞職戰亡者副使
以上給粟八石軍官五石軍丁三石戰士墜崖死亡者百
數十人八月 上王及上迎慰從茂等于樂天亭親宴將
士 上王命上護軍趙蕃蒞鞠金成吉以戰敗之罪斬之

李思儉以緩師之罪收職牒充黃海道水軍

領議政南在存在少登科通古達今有經濟才文章平正
清麗數法初自中國來在獨究得世謂南數奉使大明南
京始通道里艱阻坐輪中手中數度前幾里有山有川無
不洞然華人異之在好酒然謹言語日與客棊曰生人有
氣必有言亡則不及朝廷鮮矣終日着棊可以避言諱也

設集賢殿

庚子二年時上勵精文治置集賢殿選文士十人充之後
增三十人又改二十人十人帶經造十人帶書造凡諸文
翰之事悉委之早仕晚罷日官奏時然後乃得出朝夕之

飯以內官為對其隆待之意如此由是爭相勉勵多出雄
才鉅士如鄭麟趾鄭昌孫李季甸申叔舟姜希顏朴彭年
河緯地成三問李塏柳誠源數十人皆傑然者顯隆一時
其寵接之隆比登瀛洲焉上猶慮文學未振更選其中年
少聰敏者命讀書三角山寬津寺官給供具召副校理權
採著作辛錫堅等曰汝年少當以讀書責效各安於家專
心書史其規範受大提學卞季良指畫

上育材作人之義高邁前昔嘗命小官往覘直士何為申
叔舟方燃燭讀書小官還白如是往覘數回讀猶不輟鷄
鳴始就寢 上嘉之解貂裘令待睡熟覆其上叔舟朝起

方覺士林聞之益勸

上末年造內佛堂大臣諫不聽集賢學士諫不聽學士
皆退歸其家集賢殿一空 上墮淚召黃喜謂曰集賢
諸生棄我而去將若之何喜曰臣請往諭遂徧往諸學
士家懇請以來

王大妃國恤

七月王大妃薨于壽康宮別殿戊寅之變專藉后所備
兵仗諸軍倉卒不得馬足寸兵亦資后所備兵仗後 太
宗覽高麗史王建后柳氏事語世宗曰定杜之日汝母后
贊謀甚多且與諸弟整備甲兵以待之此之柳氏提甲厥

功尤重矣。上王遣趙末生諭以易月之制。上曰：予讀史至此等處，每為之歎。然今反忍行此制乎？三年之喪，雖不敢復請，十三日釋服，誠所不忍。末生還啓，上王泣而許之。

君禮之孝子

辛丑三年，執義沈道源啓曰：亂臣任君禮子孟孫當其父之亂言也，帝衣止之，是則與聞其事，請置於法。上曰：爾言非也。君臣之義，雖重父子之恩，亦大安。可以君臣之義廢父子之恩乎？孟孫帝父之衣止其亂言，則是乃君禮之孝子也。豈可以與聞加罪乎？道源出。上曰：道源法吏也，徒知孟孫之為有罪，而不念愛父之孝心，可謂知法乎？

召還黃喜

壬寅四年三月，先是讓寧之廢喜，以為不可免。為庶人，敗交河言官論之不已。上遣吳致善、喜錫諭旨曰：予不欲一日雖左右，今大臣臺諫論之不已，不可。兩京間移置卿鄉貫。南原卿其將母，任便偕住，致善復命問喜何言。對曰：皮骨則父母生之，衣食服從皆上之恩。臣敢背德，遂涕泣。至是，上王命召拜禮曹判書。屬上曰：喜前日適誤耳，為國不可無此人。即拜是職。

太上王國恤始行三年喪

五月，太上王薨。上聰明神聖，勇智寬仁，當麗運之既窮，識

天人之攸屬扶翼太祖肇開萬世之基及卽祚畏天恤民
崇學必祀親賢樂善聽政之暇觀覽經史每至夜分儀章
法度一遵古昔煨然大備薨逝之日臣民如喪考妣臨薨
教曰旱灾方甚死若有知必使是日得雨此後每於忌辰
必雨世謂之太宗雨

至是始行三年喪禮曹請用易月之制上曰易月之制漢
唐中主所為非先王之法大妣之喪予再請於父王山陵
之後乃釋服今欲釋於二十五日則反不及前喪予欲衰
服三年而卒哭後則以白衣視事若遇喪事皆用衰服祥
禫之制一遵古禮百官可依易月之制政府六曹啓曰太

祖喪上王從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喪故敢以此啓
但臣子一也殿下方在衰經而羣臣釋服有違於義乞令
羣臣於卒哭後釋服許之許綢謂君臣一體今 聖上衰
經三年羣臣既葬即吉可乎請治喪服淡陪祭服衰以終
制

改修高麗史

癸卯五年春初鄭道傳鄭摠等修麗史因李穡李仁復所
撰金鏡錄撰之道傳以元王以下事多僭擬稱宮者書王
節日書生日朕書予詔書教多更改沒實是非出於愛惡
河崙獻議稽舊史筆削未就而卒至是上命左議政柳寬

大提學卞季良尹淮等改修麗史史官李先齊等曰當時之制雖僭不可沒實更改季良不以為然上曰孔子春秋托南面之權故筆削與奪裁自聖心左氏傳則僭王一從自補未嘗有改朱子綱目雖本春秋書法而竊名號者亦皆因實而錄之記事之例不容不爾今之秉筆者既不能窺聖人筆削之旨則但當據事直書褒貶自見乃命實從舊史

令節選勝

右議政柳寬上書引韓愈太學彈琴詩序宋太宗賜酺故事請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為令節令大小臣僚選勝遊

久任法

乙巳七年初河崙言於太宗曰皇朝專以久任官職維持天下太宗可之而未行及上卽位大臣柳廷顯及許稠勸上行之至是稠為吏曹判書上決意立法中外譁然集賢殿言守令六期之不便皆不聽時域中晏然百姓安堵立法精密官吏奉職益勤

左議政柳寬卒號夏亭登前朝科聰明過人清儉自守構第興仁門外茅屋數間外無闌垣屋漏如麻寬手傘庇雨顧夫人曰無傘之家何以能堪

賜河敬復衣馬

丙午八年威吉道都節制使河敬復鎮撫邊境野人畏威不敢近上聞而重之使久其任厚慰其母遣護軍洪師錫致書褒之曰予之倚卿隱若長城然倚閭之望陟此之思已五年矣茲欲代卿實難其人特加存恤卿母卿宜自寬古語曰戰陣無勇非孝卿之盡心塞上豈非孝之大者乎今遣洪師錫賜卿宴仍賜衣冠馬匹至可領也夏暑強食自愛

戶牌法

初太宗行戶牌以民不願罷之至是卡季良曰為一邑之主當知一邑之戶口為一國之主當知一國之戶口今民憚戶牌者欲脫漏戶籍規避賦役耳法宜當行上然之至是復行之

勅選義女

丁未九年帝遣太監昌盛等勅選義女選工曹判書成達生女右軍同知總制車指南女右軍司正吳侗女右軍司正安復志女五衛司右領護軍鄭孝忠女中軍副司正崔瀟女右軍司直盧從得女隨昌盛等送進

朝祭始用雅樂

戊申十年至是樂器始成宮廟永寧殿軒架登歌編磬特磬共二百二十八枚上曰創制自古為難君所欲為臣或

沮之臣所欲為君或不聽雖上下皆欲而時運不利今也
我志先定國家無事宜盡心焉仍命造朝會樂磬於南陽
鑄朝祭樂鍾於漢江皆令朴堧董役大護軍南汲貳其事
又述祖宗功德作定大業與民樂等樂

初上嘗御經筵講蔡氏律呂新書歎其法度甚精尊卑
有序將欲製律而以黃鍾未易遽得乃命藝文館大提
學柳思訥集賢殿大提學鄭隣趾奉常判官朴堧京市
主簿鄭穰等厘正舊樂又置儀禮詳定所以領議政黃
喜右相孟思誠贊成許稠摠制鄭栢申商權軫等為提
調講議樂律

先是高麗睿宗時宋徽宗賜祭樂鍾磬各一架琴瑟笙
竽簫管等器各二部紅賊之亂散失殆盡有老伶人將
鍾磬二咒投池中得存明太祖太宗皆賜藥咒然聲不
中律祭樂八音未備當祭磬用瓦磬鍾亦雜懸不具其
數乙巳秋秬黍生於海州丙午春磬石產於南陽上慨
然有革古更新之志乃命朴堧造編磬堧取海州秬黍
積其分寸制黃鍾一管吹之其聲差高於中國黃鍾之
音因考前賢之議曰地有肥磽黍有大小聲音高下代
各不同陳暘亦云不如多截竹候氣之為正然我國地
偏東極與中土風氣頓殊難以候氣乃用海中秬黍依

其粒形以蠟撰成大積分成管以一粒為一分累十粒為寸法以九寸為黃鍾之長三分損益以成十二律逾月制新磬二架以進曰今造磬形樣一依中國聲音則中國之磬蕤賓其聲反高於林鍾夷則同於南呂應鍾下於無射當高者反下當下者反高恐非一代制作之究若依此而制決無諧協之理故謹依中國黃鍾之聲以制黃鍾之管因以損益以成十二律管吹之以協律以此而定 上命取新磬二架大明所賜磬一架簫管方響等咒以新製律管協之 上曰中國之磬果不諧協今新磬得正聲音清羨制律較音出於意表予甚喜

焉但夷則一枚其聲不諧何也塤即審視曰限墨尚在未盡磨也即磨之墨盡而聲乃諧聲成之後命塤專掌之朝祭之樂始備矣

塤遇知擢用為慣習都監提調專掌樂事每坐卧手於心背之間為戛擊形嘯於口吻之中為律呂聲積十餘年乃成嘗作石磬召塤校正塤曰某律高一分某律低一分更視之高律有查滓泥剔之又於低律付查滓一分啓曰今則律正矣人皆服其神妙

觀鷹

九月上現鷹于矜川回至江上風雪暴作波濤洶湧舟楫

不通命取於川米豆給扈從軍士比曉乃渡左議政李穰
謁于道上曰太宗觀鷹不越江其慮深矣予過聽人言涉
江而行是天譴我也憲府以百官不及奉問起居請劾禮
官上曰今日之事是予過也勿論自是不復幸江外

免金銀貢

己酉十一年春以親弟恭寧君相都摠制閔元生為計稟
使朝京以金銀非土產請免貢帝許以土物效誠因勅諭
曰國王恭恪朕所嘉悅自今上國所遣使人等王優禮待
之而已其所需求者勿聽蓋帝與國王膺一治之運日下
五雲見景星出甘露降白鵲巢中國子弟屬國父老咸享

太平豈非幸歟

請罷黃喜職

時左議政黃喜欲緩監牧官太石旬之罪請於臺官李審
之子白堅憲府論啓罷職而不出代復拜諫院上疏畧曰
黃喜嘗為議政私於所厚請託憲府只罷其職是喜之大
幸又請受交河屯田與古之去職婦拔園葵者遠矣曾未
幾何遽置百官之首偃然受命恬不知愧請罷之荅曰凡
事是非聞無隱盡陳予甚嘉之調元大臣聽爾等之言豈
可輕易拒絕

左議政趙洵卒

初名洵

勅除巨魁威振北方錄佐命功封漢

平府院君鐵城君李原卒號容軒受學於姊夫權近十五
進士十八登第鄭圃隱主試歎曰文敬歿不亡矣錄佐命
進石揆朝京帝奇之曰黃鬚宰相後復復來

宴慰讓寧大君

辛亥十三年上幸東郊迎致讓寧大君設宴慰之夕後還
宮西司論其不可請勿復召見時右議政孟思誠形曹叅
判申槩八侍無一言臺臣以大臣法官一言不啓請問備
思誠以曾已啓達為答申槩答通以素無風節遲晚他日
上謂金宗瑞曰卿嘗為言官數言讓寧事是不度予心也
以天倫言之位固讓寧之有今予代之享有一國之奉况

匹夫於兄弟隱惡揚善使立於無過之地不幸罹罪辜則
或納賂或乞哀使之得免者天下之至情予為一國之主
反不如匹夫而不能庇一兄乎卿知此意以諭諸人予將
召致京第常以見之以盡友于之道

左議政孟思誠卒登前朝科天性誠孝清潔簡古在相位
持大體兵曹判書稟事來到適值雨下屋漏床床章服盡
濕判書還家歎曰相公之家如是我何以新構為哉撥方
構之廊常以時覲省溫陽不八官舍時或騎牛而行沿路
守令為支待來候於長好院見騎牛人呵辟之思誠乃曰
汝以溫陽孟古佛告之

養老宴

壬子十四年八月上親行養老宴於勤政殿二品以上於殿內四品以上於月臺五品以下至庶人於殿庭老人陞殿之時上起立於座翌日中殿宴老婦於思政殿

勅送耕牛

時帝勅令送耕牛一萬隻于遼東以緡貿易上令政府六曹議之或以罹疫缺少難以充數為辭者上語知申安崇善曰予至誠事天乃以詐言奏規減數豈理也真功虧一簣者也崇善對曰豈可以邪道事上國天下事不過邪正而已上是之

領議政李穰卒號亨齋登前朝科策開國勳封星山府院君天姿敦厚氣度凝遠輔佐四朝台司二十年綽然為完人為吏曹判書選舉公正人比之山濤

會禮

癸丑十五年正月上御勤政殿設會禮上謂權孟孫曰去秋禮曹議定會禮樂章一曰受寶籙二曰覲天庭三曰荷皇恩四曰聖澤五曰拋毬樂六曰牙拍七曰舞鼓夢金尺受寶籙太宗嘗以夢中之事圖識之說不宜歌頌河崙固請只以受寶籙序於樂府夢金尺則未嘗登歌已亥太宗謂予曰嘗以夢金尺為夢事廢而不舉然更思之武王

亦曰朕夢協朕卜今可登於樂府也太宗之教如此至於受明命以繼世常事而不當歌頌則荷皇恩亦不宜登歌也况高麗受誥命印章之君蓋少至于太宗乃受之禘世之事不可不歌頌也荷皇恩則雖不登歌可也孟孫曰殿下即位以來荷恩渥古所未有豈不歌頌乎上曰若以荷皇恩為不可廢則受明命當序於樂府也今樂府改聖澤為海瑞者蓋指近日所得青琅玕也細碎之事豈宜登於樂府拋毬樂則雜技也歷代無不用之然曲折甚長不合會禮之樂廢去何如其令鄭陟議詳定所孟孫曰海瑞亦議之乎上曰歷世無窮如此之事皆得歌頌則將不可勝

記其勿議而廢之也唯夢金尺歌太祖之功德受明命歌太宗之功德令涉議之

先時上曰今會禮文武二舞樂章朴堧以為宜歌詠當今之事大抵歌辭象武功而頌德未可以當世之事詠歌之况予但繼世而已安有功德可以頌歌乎太祖當前朝衰季百戰百勝功德洽人撥亂反正創業垂統太宗制禮作樂化行俗美中外又安宜為太祖作武舞為太宗作文舞以為萬世通行之制也然或以武先於文為未便歷代亦有武先於文者乎其與朴堧鄭穰等同議以聞知申事安崇善左代言金宗瑞等以為當為大

祖作武舞為太宗作文舞兼歌當代之事左副代言權
孟孫以為宜如上教當代之事後必歌詠

討野人

夏四月以判中樞崔潤德為平安道都節制使戶曹叅議
金孝誠為都鎮撫崔致雲為經歷李叔疇為平安道觀察
使率諸將往李滿住

上自聞閭延之變留意邊事屢聚武士觀射後苑命羣臣
議可將三軍者皆曰以潤德將中軍李順蒙將左軍崔海
山將右軍順蒙曰軍士進退專在中軍臣將左軍何以立
功自願為副將當先鋒海山為左李恪為右從之遂命海

山先往造橋於鴨綠江諸臣或言姑待冰合潛師渡江掩
其不意農月興師造橋渡軍使賊先知伏兵突出勝敗難
知且有兩水進退俱難 上曰當用四月草長時不可過

先是婆瀾江等處野人李滿住等與楊木荅兀結黨虜
掠遼東開原等處軍民被虜者不勝艱苦自永樂二十

一年

世宗五年癸卯

以後逃至我國者五百六十餘名 上悉

皆解送京師野人因此含憤侵擾北邊

建州衛指揮李滿住管下兀良哈千戶列兒哈二人賈
文牒率被虜男婦七名到閭延言滿住奉聖旨捕土豹
忽刺温兀伏哈等乘虛入閭延江界虜男婦六十四以

邊經過暖禿地面滿住截山谷要路盡奪而留養之乞
遣人率還 上召政府六曹及三軍鎮撫議其處置黃
喜許稠安純判中樞河敬復贊成李孟昫成抑工曹判
書趙啓生戶曹叅判金益精工曹左叅判鄭淵禮曹左
叅判柳孟聞等以為宜遣江界等處通事率來

潤德等拜辭 上引見教曰御戎之道自古無策三代帝
王來則撫之去則不追羈縻之而已漢高祖戡定天下其
於匈奴宜若振槁然見圍白登僅以身免乃議和親至於
武帝多事四夷遂至天下虛耗是故古人比之蚊蠱驅之
而已古人所以如此者國無大小蜂螫尚有餘毒不忍彼

比之間無罪之民橫罹鋒刃也然婆瀦之賊異於是歲在
壬寅侵我閩延其後為忽刺溫所迫逐失其巢穴携其家
屬乞住江濱國家憐而許之其息大矣今者背德負恩殺
掠邊民若不征討無以懲艾况今昇平日久四境無虞孟
子云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今日之事雖野人所為實天
所以警戒我也今李蒲住童猛哥尹內官之書皆云忽刺
溫所為然頃者林哈刺到閩延言不遷我逃奴婢後必有
榻其今果驗矣雖忽刺溫所為實此輩誘引為之也昔慶
源韓興富之死河崙言不可伐趙英茂言可伐先王從英
茂之策征之已友對馬島之後或言可伐或言不可伐先

王斷以大義命將致討雖不能盡蕩巢穴彼賊終有畏威之心賜潤德鞍馬弓矢孝誠賜馬

四月初十日潤德會平安黃海道軍馬于江界府中軍節制李慎蒙領兵二千五百十五向首賊滿住寨里左軍節制崔海山領兵二千七百向車餘等處右軍節制李恪領兵一千八百八十八向林哈刺父母寨里洪師錫領兵一千一百一十向八里水等處潤德自領二千五百九十九直趨林哈刺等處寨里合一萬五千二百六十二名時潤德進兵婆瀦江會天大雨人馬飢困潤德仰天大號曰惟茲野人殺害我生靈今天怒彼有罪困我無辜嗚呼

皇天寧不我矜言訖沾襟頓首而止令諸將分道而進遂大破之

遣吳明義上捷書又遣朴好問啓曰諸將潛師勦擒男婦共二百三十六名斬獲一百七十名得牛馬一百七十餘頭我兵戰死者四人中箭者五人羣臣庭賀上賜明義好問衣各二領遣宣慰使朴信生賜酒勞之

潤德之遽上欲用己亥迎慰李從茂之例親出迎於幕華館黃喜等曰上王慰從茂於樂天亭者時偶幸樂天亭而從茂適至耳今日之事非如收復之功只征小醜而已何必出迎命以潤德為右議政諸將陞賞有差上御勤政

殿宴慰分賜尚衣靴令服以赴宴 上親執爵與潤德
等又命世子行酒仍命潤德勿起受酒命軍官相對起舞
潤德亦酒酣起舞

建文昭殿

初太祖立宗廟又置啓聖殿以奉先王及太祖昇遐號魂
殿曰仁昭後改文昭太宗原廟號廣孝殿各在都中至是
上議群臣卜地于宮城之內建寢殿仍號文昭行告勤駕
祭于兩殿備儀物奉神位版 上親迎于光化門外奉安
新殿訖 上親行安神祭還宮受賀頒赦 頒教文畧曰
歷代帝王既立宗廟禮尚太古所以神之也又設原廟事

以平生所以親之也原廟之設歷代不同宋朝合諸親神
御安於景靈宮乃得情禮之中今我太祖太宗原廟各異
非惟不合古制慮後世子孫各立其廟百世之後神廟不
勝其繁肆命禮官創立一代之規定為萬世之典

奏請書籍

甲寅十六年遣宜城君南智奏曰本國書籍鮮少今臣所
藏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及趙完璧源委編帙放失多有
欠缺有妨考閱且金履祥通鑑前編陳桎歷代筆記承相
脫脫撰進宋史等書本國之所無願得此各帙書籍逐一
講究伏望頒降帝回勅曰王奏請書籍今發去音註資治

通鑑一部其餘書籍板本損缺待刊補完備頒賜

擢李季向承旨

時李季向在集賢殿屢欲封章言事同列居上者每沮之曰自古喜論事者終受摠况我侍從講論德義啓沃輔導而已至於諫諍非職也君勿好事公曰人各有心論事之敗之榮不如含默之恥之深耶遂率下僚抗疏極諫者非一二而上官終不署名物論譏之每進封章 上曰季向之疏又來矣遂有大用之意尋擢承旨

開拓六鎮

時咸吉道節度使成達生馳啓韓木河野人其魁已滅其

黨無所依投恐有作亂已令寧北

石幕寧北鎮慶源整士即今富寧府

馬以待 上遣兵曹佐郎禹孝剛諭曰近者猛哥帖木兒

部下人射殺通事朴天哥從人事情雖惡悔過謝罪國家既許之矣未可更論其罪今乘人之危興師得捷不足為武利人之災加兵攻取又似殘忍彼若八寇則不得已應變追捕或移或住無心八寇則慎勿先意擊之使之安業上召群臣議曰守成之君大抵不好遊畋聲色則必好大喜功自古及今繼體之君所當戒予承 祖宗之業嘗以此懼往者婆瀦之役違衆征討幸而成功今猛哥帖木兒父子俱亡凡察欲率其衆來居境內大臣謂不可輕許韓

木河本是我國境內儻凡察移居他處又有強敵來居非但失地又生一強敵也予欲棄其虛移寧北鎮於斡木河慶源於蘓多老以復舊疆予非好大喜功時不可失况豆滿江迴抱我疆天作之險甚合古人大江為池之意予已定計卿等之意何如沈道源河敬復曰時不可失請遣使與成達生審知形勢更議黃喜許稠權軫曰固可棄虛置鎮然置兩鎮則一鎮之內移戶當不下一千事體艱大請待禹孝剛之選審問形勢然後更議

遂以同副承旨金宗瑞為咸吉道都節制使諭曰自古帝王莫不重興王之地以為根本我國北界豆滿江天造地設雄藩衛而限封疆太祖始置慶源府于孔州太宗移府治于蘓多老皆所以重肇基之地也守臣失禦退寓富居太宗常有命若胡人來居則便行斥逐勿使為賊窟穴今夫蘓多老孔州鞠為茂草胡騎踐蹂恣為遊獵之場予每念此痛劫于懷且斡木河直豆滿江之南在吾境內土地沃饒宜於耕牧正當要衝合設巨鎮以杜北門昔孟哥帖木兒效順來歸太祖軫守在四夷之意姑許之茲者自底滅止藩籬一空事會之來機不可失伊欲紹述先志復還慶源府于蘓多老寧止鎮于斡木河募民以守之謹守祖宗天險之封疆少寬邊民迭戍之勞苦非好大喜功開拓

境土之此咨爾兵曹體此意合行條件續議以聞

兵曹啓曰今設二鎮設置土官移本道民一千一百戶于寧北一千一百戶于慶源使之輕徭薄歛以厚其生待其阜盛漸除當道遠戍之苦如本道可徙民戶未滿二千二百忠清江原慶尚全羅等道自募者良人則賞以本處土職鄉驛吏則永免其役賤口則永放為良徙之

初高麗尹瓘逐女真設砦為公險鎮內坊禦所或稱孔

州即今慶源或稱匡州輿地勝覽曰後人掘地得銅印其文曰匡州防禦之印我太祖

七年戊寅因古址築石城以其地有二陵且肇基之地

改名慶源割龍城在今鏡城富寧之間以北屬之太宗九年己丑

移治于蘓多老古營今慶源東四十里東林古城北五里十年庚寅女真

八寇韓興富戰死郭承祐敗績遂遷二陵于咸州徙民

戶併于鏡城郡遂虛其地時諸議或曰孔州四散之地

防守極難不如革罷之為愈或曰境內數百里之地棄

而與之夷狄可乎必相率而八處矣太宗曰疆域之內

夷狄居之固不可隨即黜之何患乎遂從革罷之議其

後風聞大明欲建衛於孔州之地朝議大驚太宗十七

年丁酉即復慶源於富居站割鏡城豆籠耳峴迤北之

地為都護府設柵屯兵守之富居即古富居懷綏驛之地至是兀良

哈駸駸入於孔州幹木河今胡語吾音即等處大臣議曰野

人不可彊驅因存而撫之可也

癸丑十月兀秋哈攻斡木河殺管禿父子管禿即斡里遺種童伍

哥貼木兒太及管下人眾唯兀察歹伊等幸免見我國

人哀訴曰勢雖居此願徙慶源附近時反等處 上聞

之召羣臣議曰歷代帝王處戎狄於塞內以為藩屏者

間或有之我太宗嘗曰斡木河我國之藩籬也兀察之

請何以應之皆曰未知誠偽不可輕許且親近戎狄自貽

禍亂古人深戒斷不可許

是歲移石幕舊鏡城境今富寧府寧止鎮于伯顏愁所即今行營號

鍾城郡尋以斡木河西北當賊衝且斡朶里遺種所居特

設城堡令寧止鎮節制使兼之然其地距鎮阻隔聲援懸

絕是年夏別置鎮於斡木河號會寧府又自富居站移慶

源府治於會叱家之地仍稱慶源府同上

丙辰九月忽剌溫家隱禿等寇會寧虜男婦九名馬一

疋會寧節制使李澄玉令麾下士孫孝忠率兵追之兀

察管下亦從焉至無兒溪執家隱弟湯其愁古等二名

奪還所虜人馬都觀察使鄭欽之都節制使金宗瑞斬

家湯其等命賜兀察及管下人衣各一襲斡朶里之徙

行者亦給綿布各一疋

丁卯御札密諭金宗瑞畧曰癸丑之冬議者曰疆域不

可棄機會不可失沿江設鎮以耕以守赴防往來之弊
亦可除甚合予意時張內官營於孔州等處留連過冬
打捕海青土豹若或乘無酋長之際置衛於此則後悔
無及且龍城以為塞則野人之居亦以龍城為限吉州
以為塞則野人之居亦以吉州為限無有窮極也况龍
城之南八寇之路非一二乎去年九月之事非地勢使
然鎮將非其人所致假以龍城為界非一夫當關乃四
戰之地今日開邊其為上策也無疑不意初年大雪次
年大疫人口頭畜多物故去年賊變虜殺亦不少雖然
予意成大事者初必有不諧之事後日之效可望而今

之備賊非昔比也賊不來則已來必千萬為羣恣行無
忌慶源人金貴男言賊徒後益多至大城小堡皆不能
守必矣以此言觀之四邑之人心不土着可知矣四鎮
之初建也李澄玉宋希義言以如此之兵何難乎懷服
何畏乎盜賊至于今日自守且不足况望其得志乎連
四鎮之前南道兵之赴於富居道路近於今日而谷山
延嗣宗等言赴防之軍賣馬步來者十之八九甚非長
策也况歲有筭城之役乎蓋筭城不可緩民弊不可顧
米告賊變者不可謂虛南道之兵不可不多發而財盡
何衣粟盡何食力盡何為逃盡何使况向化異語之人

多預徭役尤耳憐恤卿商以啓

金宗瑞馳啓畧曰以德闢國者易得難失以力拓地者
難得易失事同而道不同也苟道之所在則雖爭之彼
界亦可況復我疆乎王太祖力能統合三韓威不及於
朔方只以鐵嶺為界其在睿宗誘剪戎醜遂置九城雖
旋失未見其利然界域之分盡無後疆我太祖起於朔
方奄有大東南盡于海北抵豆滿江爰置孔鏡吉端青
洪咸七州東方闢國以後未有之盛業也第因昇平日
久守臣失禦鏡城以北陷為賊藪恢復舊疆是在聖上
繼述耳曩者羣議曰縮慶源於龍城則北方布置得宜

而民弊盡去聖上固執不從乃命微臣往議大臣加置
寧北鎮于石幕以定界域臣今在北方無處不見無言
不聞富居石幕皆非限域之處龍城亦非閑塞之地無
水可阻何以設險無山可據何以為固若以四邑要衝
宜作大鎮以為四邑之援則然矣倘如議者之言以龍
城為界猶未免侵凌之患則後之議者必以磨天嶺為
界而又未免則乃以鐵嶺為界而後已抑以龍城為界
者有一不義二不利縮先祖之地一不義也無山川之
險無守禦之便二不利也以豆滿江為限者有一大義
二大利復興王之地一大義也據長江之險有守禦之

便二大利也况初年之雪雖曰大矣而頭匹不甚斃損
次年之疫雖云大矣而人民不甚死亡去年之禍雖曰
重矣比之興富承祐之戮覆龍城之大敗固有間矣我
國北連鞞屨屢被侵凌城郭之修甲兵之鍊當百倍於
他道雖今年奪一城明年又奪一城無歲不奪何害於
善哉聖算神妙不鞭一民不刑一吏數萬之衆才閱月
而畢集於新地大事易就新邑永建不意浮薄之徒假
托初年之大雪次年之大疫胥動浮言煽惑人心幸賴
聖上之明斷浮言自殄民心自安加以至仁浹洽民忘
其勞今日之建四邑全以藩屏北方也今日之築城郭

全以鞏固藩屏也今日之戍邊圉亦欲禦彼賊而安我
民也夫民至愚而神豈不知此妄興怨咨乎一夫與臣
言曰會寧鏡城既以築城所當築者唯鍾城與龍城二
城既築則我輩無憂矣其他庶民之心從可知矣臣久
在北方熟觀野人之情雖父子之間有欲則相殘相害
無異仇敵縱使日費千金難以結其心或結以利利盡
則肆毒矣莫若外示懷綏之惠內修備禦之事則我勢
自強彼勢自屈臣之欲汲汲於築城郭繕兵甲訓士卒
蓄糧餉者良以此也臣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
暴是雖善人未十年則不可以言治况新邑之設未十

年乎何可以一事之得失為憂喜也自古在外建事之臣必遭讒謗不能脫禍者多矣前朝臣尹瓘蓋其一耳瓘以巨室大功幾乎未免况臣無尺寸之功又無建事之才所為多舛寧不寒心上遣中官嚴自治慰諭賜御衣一襲

辛酉命咸吉道體察使皇甫仁黜陟使鄭甲孫都節制使金宗瑞移鍾城郡治又設穩城郡徙南民以實之鍾城會寧慶源慶興是為新設四邑至二十二年庚申以愁州陡八江隈賊路要衝遂移鍾城郡治于愁川乃以本鎮為行營又置郡於多溫平改名穩城省富居縣

移民戶于石幕號富寧府是為新設六鎮

初上命宗瑞置四鎮朝議多有異同宗瑞力主其事議者謂宗瑞以有限之人力開不可成之役罪可誅也

上曰雖有寡人若無宗瑞不足以辦此事雖有宗瑞若無寡人不足以主此事固執不回宗瑞既設四鎮徙南民以實之日置酒張樂大饗將士吏民苦之或言其不可宗瑞曰風沙絕域將士飢苦吾以約始之後必無終一日夜宴及側之徒射中酒樽左右驚擾宗瑞自若人請其故宗瑞曰奸人試我耳何能為哉

上建置六鎮以宗瑞為觀察使委任之瓜蒞移授都節

制使宗瑞母死 上馳駟召宗瑞過百日後起復使還
任宗瑞辭不許 上令改院勸肉送之

纂述

乙卯十七年命尹淮權蹈僕循聚文臣四十餘人于集賢
殿撰資治通鑑訓義 上親加讐正或至夜分謂淮曰近
日省得此書頗覺讀書有益聰明日增眠睡頓減也於是
據胡三省音注旁採他書註釋音句莫不精詳名曰思政
殿訓義資治通鑑綱目

命儒臣編輯古今忠臣孝子烈女之卓然可法者隨事記
載并著詩贊尚慮愚夫愚婦未易通附以畚形名曰三綱

行實廣布中外仍命以鄭夢周列於忠臣傳

上慮五禮之未備命許綢姜碩德等採洪武舊制及東國
儀禮參酌損益裁自聖衷名曰五禮儀

上謂鄭麟趾曰凡欲為治必觀前代治亂之跡然編簡浩
穰未易遍考况於人君幾政之暇其能博觀乎卿其考閱
史籍其善惡之可為勸懲者及吾東方興廢存亡撰次成
書命聚文學之士數十人于集賢殿分科責成名曰治平
要覽

命權躡鄭麟趾等撰述穆祖以後肇基之跡至太宗潛邸
之日先叙古昔帝王之迹次述我朝之事名曰龍氣御天

歌摠一百二十五章命於宮中設梓賜羣臣以為朝祭奠
享之樂辭命集賢殿
裁官至端宗癸酉春方成

政府稟政

丙辰十八年初太祖設都評議司摠一國之政後改議政
府其任如初太宗十四年以大臣不宜親小事遂許六曹
直啓自後事無大小皆歸六曹至是復依太祖成憲令六
曹各以其職先稟政府商度可否啓聞取旨還下六曹施
行惟吏兵曹除授及兵曹用軍刑曹死囚方外刑決仍令
本曹直啓即報政府施行如有未當政府從而審駁

貢法

丁巳十九年上命行貢法於全羅慶尚兩道又置田制詳
定所田分六等年分九等以上下其稅更定結法

制作

戊午二十年上嘗御經筵論曆象之理教藝文提學鄭麟
趾曰我東方邈在海外凡所施為一遵華制獨觀天之晷
有關卿即提調曆算與大提學鄭招講求古典初造儀表
以備測驗然其要在於定北極出地高下可先制簡儀以
進於是鄭招鄭麟趾掌稽古典中樞院使李箴護軍蔣英
實掌督工後先制木簡儀測定漢陽北極出地三十八度

少與元史所測合遂鑄銅為諸儀象至是告成一曰大小
簡儀二曰渾儀渾象三曰懸珠天平定南仰釜日晷四曰
日星定時儀五曰自擊漏

命金墩金鈔於千秋殿西庭建小閣一間糊紙為山高七
尺許置閣中內設玉漏機輪以水激之又作四神十二神
鼓人鍾人司辰玉女凡百機關不由人力自擊自行若神
使然天日之度晷漏之刻上與天行不差毫釐又用漏之
餘水而作欹甕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皆如古訓以觀天
道盈虛之理山之四方依豳風七月詩作四時之景刻木
為人物鳥獸草木之形按其節候而布之以見生民稼穡

之艱名曰欽敬閣取書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義

時上制諸儀象若大小簡儀臺欽敬閣渾象仰釜日晷星
定時圭表自擊漏等皆極精巧出於睿裁百工匠無能測
上意者惟護軍蔣英實仰承睿知運奇聘巧無不脗合上
甚重之人皆曰朴埃與英實皆為上制作之威應期而生
也

行道薦法

時上教曰我國以科舉取士無德行選舉之法是可歎也
如有持身方正有節義者立心慷慨能直言者與夫士行
卓然素聞於鄉者才藝特異見信於人者諸道觀察使搜

訪以聞著為令式

設進士試

初科制皆襲唐朝設施至是做唐時古事設進士科每三年一試有初試覆試

左議政許稠卒號敬菴登前朝科簡嚴方正公清廉勤動慕聖賢守法剛正人不敢干以私事歷事四朝展布所學朝廟禮樂士庶喪祭悉加撰正三典銓選務得賢才七掌禮闈時補得人兄周以判漢城事致仕有家法每赴府鷄鳴必詣周家至洞口屏驕步入判府亦整衣張燈設倚床以待至必設酌公徐問今日有某事何以處之判府曰以

吾所見義理當如此公退而喜曰人樂有賢父况此之謂也朝家議革州邑娼妓命問政府皆言當革稠聞之乃啓曰男女人之大慾娼妓公家之物取之無妨若嚴此禁年少朝士之奉使者皆以非義奪取私家女英雄俊傑多陷非辜臣意以為不當革也竟從公言世宗時馬島倭數戶請移居三浦上欲許之稠力諫臨卒又再三陳啓厥後果有蔓迤難制之患人始服其先見國朝名相以黃許為稱子翽死於端宗癸酉

命死刑一從律文

己未二十一年時中外死囚凡一百九十人 上謂大臣

曰如鬪毆戲殺雖律應當死本無殺人之心竊盜三犯及盜係官錢糧者類是窮人所犯情理可矜予欲貸死黃喜申繫等曰義刑義殺所以刑一人而懼億萬人輕刑適所以惠姦宄害善類而有害治道願一從律文從之

置四郡

辛酉二十三年初太祖時野人歸服延袤千里盡八版籍太祖授酋長等千戶萬戶之職使李豆蘭招安之及上癸丑野人梗化遣崔潤德盡服其地至是置茂昌閭延虞為慈城四郡土地沃饒宜耕種產人參良馬郡在江界西北當虜要衝本野人之地也

儒生講經

壬戌二十四年舉業儒生專事駢儷不讀經傳時世子親臨講問一生講書盡傷之盡曰盡一生講詩殿屎之屎曰尾一生講禮檀弓為檀木之弓一生講春秋鄭突為突然一時傳笑講試之法始此

遣使日本

癸亥二十五年遣使日本書狀再三適易以申叔舟擬差上引見曰聞爾病羸可去耶對曰臣病良久安敢辭叔舟至日本求詩者坐集標筆立就衆皆歎服往返凡九朔前此信使之行未有若此之完且速也是行刷還被虜男女

颶風大作舟幾覆舟中有孕婦衆欲投水以禳災叔舟堅不可翼蔽之俄風定舟行

魚孝瞻斥地理疏

甲子二十六年時有風水者請塞宮城北路城內造假山以補地脉修撰李賢老請於川渠禁投穢物以清明堂之水集賢殿校理魚孝瞻上疏斥之曰地理之說三代以前無有故儀禮周公之制也惟筮宅卜日而已孔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而漢以降始有其術各立吉凶禍福之說惑世誣民唐太宗以陰陽雜書訛偽既甚拘忌亦多命呂才刊正削去才皆為之叙其叙葬曰古之葬者皆於國

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才之言既如此則雖至唐時實為巫史業至宋司馬溫公葬論云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正使實能致人禍福亦豈忍使其親暴露而自求其利耶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程子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胡泳問於朱子曰至事辨之辰更以決於卜筮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於前又考來去之吉凶又必年月日時皆合其說則恐不必

如此答曰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濶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以此觀之地理禍福之說盛宋名儒亦皆不取也此皆載在經籍歷歷可考固殿下之所洞覽也臣敢誣哉然則其禍福之說用之塚地猶云不可而又用之都邑之地則又未見其可也夫運祚之脩短國家之禍福皆係於天命人心之去留固無關預於地理是故古之賢臣進戒於君一則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福作不善降之百殃一則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曰常懷懷于有仁一則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斯乃不易之定論也且三代

以前無地理之法而歷年之永致治之羨增光簡冊後世莫及其所都之地豈皆盡合於地理之說乎三代以後都長安者則西漢歷年二百一十四西魏後周隋高祖皆二十餘年唐家至於二百九十年都洛陽者東漢歷年一百九十六年曹魏西晉四五十年隋煬帝僅十三年都建康者則東晉歷年百有五年宋齊梁陳或五六年或二三十年都汴京者則五季尤短祚或十餘年或至四年趙宋至於百有六十七年由此論之所都之地一也而其國祚脩短之不齊何若是歟臣所謂固無關預於地理者以此也而謂城北之路塞之則福通之則禍城內之麓補之則

吉不補則凶經傳故事何所據依臣誠愚昧未燭其理古者帝王都邑之制必皆面朝背市則宮城之北果皆禁人行迹歟况術家以城斷路絕並論其害今觀宮城之趾入地之深計亦幾於丈許矣假如術士之言既已城斷主脉深八丈許而禁人行於皮膚之上抑末矣又補土於既斷之脉是猶割肉而補瘡安有血脉之可通乎如欲通其氣脉塞城北之路固非也等城內之阜亦無益也必也先毀宮城乎然則宮城可毀乎是必無之理也臣又按洞林照膽范越鳳之所撰也越鳳五季一術士耳其所謂明堂有臭穢不潔之水悖逆凶穢之象者論葬地之吉凶也都邑

之形勢則不之及焉蓋越鳳之意必以神道尚潔故水性不潔則神靈不安而有如是之應也非所論於國都者也至於都邑之地人烟繁盛既庶既煩則臭穢斯積必有通溝廣川經緯乎其間以流其惡然後可以甯清都下其水無可清之理矣今欲使都邑之水一如山間之清淨則非惟勢不能行以理言之死生殊途神人異體塚地之事豈可用之國都乎我國都之形勢盡合於術而獨此數事為未盡耶若未合於術者頗多而禍福之說例盡可用則塚地成局之內無居民矣國都之民盡可出之城外歟况景福宮之左臂昌德宮之右臂尤為切近可盡撤其民居乎

塚地四神有交路者傷亡之兆四維有路者貧苦之兆坤
上路交者多淫艮方路交者子死然則國門之直四神四
維及坤艮之方者盡塞之歟如此之類難以枚舉苟未能
盡從其術則於此教事獨何惓惓乎此愚臣之所未解也
自古邪說之興易以惑人以禍福動之也試語於衆曰某
山某水不利於國則聞之者必曰臣子所不忍莫敢誰何
此無他動以禍福也夫周公孔子天下之大聖也溫公程
朱天下之大賢也禍福之說前則周公孔子之所不言後
則溫公程朱之所不取不知而不言則周公孔子為不智
知之而不言周公孔子為不忠知之而不取則溫公程朱

亦為不忠彼二聖三賢獨非臣子而不言不取耶是聖賢
反不智不忠於術士耶此理甚明無復可疑固聖學之所
洞澈也臣敢誣哉所去造山塞路事縱使無妨於今日然
非徒有戾於聖賢之道其末流之弊可勝言哉今上有聖
明之主下有聖嗣為儲副復有賢宰相相與講論治道立
法定制垂憲萬世正在此時真可謂先孔子而聖者非孔
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者也今而試用
其術則後世必曰某祖某宗聖人也而信用之予不聖於
祖宗而敢違之遂以人之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皆係於此
時君信焉時相惑焉妖誣之徒乘隙而進乃詭曰某山某

地民居可撤某方某門可塞某位某山可低可高顛倒吉
凶誑惑人心矣非特此也將恐前朝禪補之說或繼踵而
起則必曰某里某坊可營寺刹某邑某山可建塔廟大槩
心有所感則必有所蔽於是君臣上下皆墜於術中謂藉
此術可以致歷年之久不懋敬厥德以為祈天永命之實
則今日此舉殆非所以燕翼貽謨之道可不慎哉昔我恭
定大王命大臣鄭以吾等遍閱葬論取其正論去其邪
說集成一書名之曰葬日通要頒布中外然後人心有定
王制復明吾東方之為人父者乃得死不暴露而喪親之
道無憾矣歲月日時之拘忌我太宗既絕之於前山水

禍福之邪說我殿下當正之於後也伏惟殿下遠遵先
聖賢之正道近體我太宗之美意許令名儒遍閱地理
之書專以程朱司馬溫公所論為宗其恠誕不經之說一
皆去之亦如太宗之所為殿下又當致建中知之極
清道義之源疾於敬德而勿聽無稽之言以天命為主脉
以人心為對案顧諟天之明命用顧畏于民崑益修明于
政教使斯道之明如日中天而致雍熙恭和之隆以貽訓
于後世務以凝天命而結人心國祚有盤石之固泰山之
安則此億萬年無疆之休也區區地理禍福之說何足道
哉疏八 上謂近臣曰孝瞻之論正直予見其書感動於

心竟不用術者言 上謂鄭麟趾曰孝瞻父母之葬皆不用此法乎對曰臣嘗見孝瞻葬父於家園咸安知非惑於地術者後葬母同原其子世謙世恭葬于廣津之濱其家法然也

王世子叅決庶務

乙丑二十七年上違豫乃命世子叅決庶務受朝叅世子性至孝萬機酬應之中嘗藥視膳必身親為之夜分侍寢不命之退不敢退

廢四郡

初四郡皆是驅野人而新得之地故南民之實邊者稀踈

不足以守其地野人之移在江北者漸繁兀良哈忽刺温諸部尤盛朝夕竊發而無守禦之策於是上廢茂昌閭延虞為慈城四郡屬江界移其民於內地

竦上霽怒乃出

丙寅二十八年昭憲王后沈氏薨葬時大雨江漲奉梓宮於樂天亭議定梓宮向方鄭麟趾自外至定南首之禮議改卜日麟趾曰雨不克襄春秋譏其無備促舡渡 時上頻作佛事作內佛堂欲祭忌辰於僧舍持平許倘諫不聽乃率吏隸打破御供以沮其行即止匿竦上霽怒乃出

領訓民正音

上以諸國皆有國音之文以記其國之語而我國獨無本
國雖與華語有殊而其牙舌齒唇喉清濁未嘗不與中國
同遂做篆籀御製字母二十八字名曰謔文開局禁中命
鄭麟趾申叔舟成三問崔恒等撰定之分為初中終聲字
雖簡易轉搜無窮諸語音文字所不能記者悉通無礙中
朝翰林學士黃瓚時謫遼東命三問等見瓚質問音韻凡
往來遼東十三度 鄭麟趾序之曰有天地自然之聲必
有天地自然之文所以古人目聲制字以通萬物之情以
載三才之道而後世不能易也然四方風土區別聲氣亦
隨而異焉我殿下初制正音二十八字象形而字做古篆

目聲而音協七調三極之義二氣之妙莫不該括而轉搜
無窮簡而要精而通故智者不崇朝而通愚者可浹旬而
學以是解書可以知其義以是聽訟可以得其情字韻則
清濁之能辨樂歌則律呂之極諧無所用而不備無所往
而不達雖風聲鶴唳鷄鳴犬吠皆可得而書矣夫東方有
國不為不久而開物成務之大智蓋有待於今日也歟
左議政申槩卒號寅齋端方有守歷事四朝專心國事獻
可替否言聽計行太宗常曰槩有諫臣風上方銳意貢法
籌城募民諸事屢召八內殿論事及為相務持大體責歸
太平可無愧於古人者矣

冊王世孫

戊辰三十年三月策元孫為王世孫端上嘗抱元孫步殿中謂朴彭年等曰寡人千秋萬歲後卿等宜護予世孫至是策為王世孫

彗星

己巳三十一年時彗星出於燕分上憂之曰我國同燕分安得不干是秋英宗皇帝親征也先陷於虜中翌年上又上賓

直提學魚變甲卒其赴殿試也大提學鄭以吾夢有詩曰三級風雲魚變甲一春烟景馬希聲變甲果擢魁與申穡友善約名遂偕隱及八集賢殿上恩隆重不忍遽離後以直提學乞暇曰事君日長事親日短即辭官歸家有吟曰謝病歸來一室幽荒涼草樹古池頭若余豈避功名者只為慈親不遠遊後申穡官忝判謂變甲子孝瞻曰余固慚負乃翁贊成權跼謂人曰我朝辭爵祿者惟判漢城許周與魚變甲也

忝判崔致雲卒 上甚重公公嗜酒御札戒之遂貼壁觀省然出外轟飲大醉而還夫人擣其頭指壁示之公乃於昏醉中搶頭於床如頓首謝罪狀竟以酒病卒 上嘗命公註無竟錄又命講解律文凡斷疑刑必召公議多所平

反

國恤

庚午三十二年二月 上昇遊王天性好學手不釋卷沈
默寡言有穉穉之容聰明睿智則首出庶物之聖寬裕溫
柔則容民蓄衆之德制物獨運而有發強剛毅之勢可畏
可象而有齊莊中正之敬精義八神而有文理密察之別
每日四鼓起坐整衣終日孜孜於是政無不舉事無不治三十
年間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朝野清明四方晏如號為東方
堯舜秘記相傳黃驪之山當有聖人葬之即 英陵也

大事編年

文宗記

文宗恭順欽明仁肅光文聖孝大王諱 珣 字輝之世宗長
子昭憲王后以永樂甲午十月三日癸酉誕降于漢陽私
邸在位二年景恭壬申五月十四日薨葬顯陵楊州
妃仁孝順惠顯德王后權氏領敦寧府事范山府院君專
女初封良媛徽嬪金氏護軍五女廢純嬪奉氏宗簿小女又廢
遂冊封世子嬪辛酉七月二十四日薨追尊王后初葬昭
陵山安遷顯陵

即位

庚午二月 上即位于樞前悲泣不自勝衫袖盡濕左右
莫敢仰視 上在諒闇後聖禮靡寧而過於憂勤有請間
日視事者荅曰人君耽樂雖引之千歲而不足不然一年
亦足矣必須憂勤不可自逸

親製教書

上以有司固守循資之法慮有賢遇同滯令議政府與銓
曹共議京外官可陞可黜者以啓又 手製教書下議政
府曰古人曰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誠得賢才而用之雖高
枕無為可也如此則求賢其可緩乎且古之賢君以天下
之耳目為聰明故謀從衆而自合天心愚昧之主則以言

為忌有身諱死有國諱亡自信聰明不諮于衆故禍生所
忽悔已無及然則求言不可不急若其志氣高邁有國士
之風者節操敦確敢言直諫者勇敢剛力能禦外侮者不
畏強禦莅官如家者通達事理處事明敏者是皆可大用
之人也且用人之仁當去其貪用人之勇當去其怒用人
之智當去其詐至於愛駕之馬跡弛之士但有一藝亦可
用而用之若禦人口給心懷詐譎若悻悻自好訐以為直
若脅肩諂笑阿附權勢若安於小成苟迨歲月若終日無
為懶慢模稜若昏迷無慧不達事理如此之徒是皆自暴
自棄無所用之今雖使政府銓曹薦舉賢才貶出不肖予

猶以為未廣自東班六品以上西班四品以上各舉賢能
可進用者兼陳時政得失民間廢瘼予將親覽不付有司
言雖不中亦不加罪

輪對

上屢下旨求言猶以言路未廣乃命朝臣六品以上皆許
輪對雖小臣必和顏溫語虛懷聽受使之盡言

親製陣法

辛未元年 上親製陣法有分数形名結陣獨陣合陣連
陣軍令章標大閱儀九篇勇怯勝敗之勢二十八變以教
士卒以黃守身子喜為三軍鎮撫親行閱武旂旂士卒精彩

頓變 上甚喜賜守身厩馬一匹

置五衛

時上始置五衛每衛各有五部部各有四統衛有衛將十
二負部有部將二十五負統有統將其下又有旅帥隊正
伍長大以統小小以承大條理不紊而軍政備矣五衛之
分京東部曰左衛北龍驤衛屬別侍衛千五百人隊卒三
千人及慶尚道京西部曰右衛北虎賁衛屬族親衛親軍
衛四千人彭排五千及平安道京中部曰中衛北義興衛
屬甲士萬四千八百人補充隊開城府京畿江原忠清黃
海道京南部曰前衛北忠佐衛屬忠義忠賢破賊衛二千

五百人及金羅道京北部曰後衛此忠順衛屬正兵三百
八十人壯勇衛六百人及永安道族親衛屬宗親袒免總
麻以上親王妣總麻以上親世子嬪蕃親先王先后同忠
義衛屬功臣子孫忠賢衛屬原從功臣及子孫支屬以上
並妾子承重者忠順衛屬異姓總麻外六寸以上親王妣
總麻外五寸以上親先王先后同又屬東班六品以上西
班四品以上曾經實顯官文武科出身生員進士有蔭子
婿弟侄親軍衛屬永安道南北道各二十人

親製文祭厲鬼

九月黃海道癘疫大行 上親製文遣官祭之文曰理不

純陽而有陰物不長生而有死有來必有往有神必有鬼
固體物而不遺豈癘氣之無主無情之謂陰陽有情之謂
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言有情則可以理曉予惟水火養人
而或時殺人鬼神生人而或時害人然殺人者非水
火也人也害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暑兩暘五味之食
天地養人之能事而人自失其調和則病源作焉故鬼神
德盛理符天地今之厲氣實非鬼神之作慝抑亦人自作
孽耳然適因一人之作孽傳染浸廣積年不止無辜橫罹
殞歿性命不知其幾豈非天吏逸德玉石俱焚乎予以涼
德忝為一國神人之主常懼有一物之不獲其所者况忍

視吾民之橫罹久札乎茲命有司於所在擇淨為壇分遣
朝臣祭以牲醴飯羹申之以丁寧之諭惟爾鬼神思以善
繼善收霽幸憤之氣以布生生之本德初應教李塏製進
上曰未合予心手草以出

御製策問

時試士 御製策問曰蓋聞善為國者不過求賢從諫寡
慾勤政而已不善者反是予以否德嗣守丕基日夜祗懼
如臨淵履冰求聞過失以補不逮惟爾子大夫遊心聖學
為日已久若有時務急於今日或有過失予固知得則當
悉心以陳無有隱諱雖文辭秀麗鋪叙廣博而意反不足
則予徒見其反類俳優補贊君德動引堯舜而行反不掩
則予徒見其病于夏畦今日之對務從誠實

增給學堂奴婢

上以學校風化之源所係甚重命職兼館閣大小儒 輪
詣成均館日與諸生講論賜諸生酒食又增給成均及四
部學堂奴婢

賜與

上反愛甚篤以永膺 世宗所鍾愛撫恤尤至四時衣服
皆令尚衣院製給息庇絕異 世宗嘗欲盡以內帑珍寶
賜之未果而薨 上卽位傾帑賜之於是御府世傳之寶

盡歸永膺

求王氏後奉麗王祀

十一月上教曰我朝革命之初待王氏不古若者乃其時謀臣所為非太祖意也太祖常以是疚懷太宗每言此事非太祖意未嘗不痛恨於心我皇考亦悼此不置常欲求立其後而未及焉夫以王氏五百年之祚祀無其主豈祖宗之本意耶予以否德叨承丕基仰惟先志是承尚慮王氏之後隱在民間疑懼不出其令中外官吏明布予意悉心搜訪使王氏之祀永有所依成我列聖之義意於是得麗朝顯宗遠裔於公州賜名循禮為副使以奉祀賜

田土撤復置教官教王氏子弟名其殿曰崇義擇名臣有功德於民者如裴玄慶姜邯贊等配享

聖節使自死

聖節使朴以昌朝京到新安館拔所佩刀自刎書狀官李翊聞而往視之以昌曰老臣本無汚名庶幾盡忠去時糧米只欲定數齋之通事輩咸曰今適霖雨中路糧盡則必餓死吾遂加賚四十斗以往犯科既重將何顏復命吾到義州決意自盡然唐人護送者頗多不可使聞故忍到此耳言訖而死上聞而悲之曰以昌自慚犯法以至自刎予甚惻然予初不欲拿來而勉從衆議追悔曷及乃致奠

賜棺槨米豆

上不豫

壬申二年正月 上有疾召集賢殿諸生秉燭論難至夜分膝下置端宗手撫其背曰予以此兒付卿等遂賜酒上亦降御榻平坐先執爵以勸如成朴及叔舟皆在至醉而羣公皆仆 上前不省人事 上命中官撤取門楣作擔以次輿出列卧于八直廳是夜大雪諸公醉醒則異香滿室渾身覆以紵衣衾乃上手自覆也相與涕泣警報殊息厥後叔舟去就如彼

二月領議政黃喜卒號危村二十七登前朝科知申事朴

錫命薦以自代卒為名相世謂朴公知人在相府二十四載務遵祖宗成憲不喜紛更處事循理規模遠大鎮物之量得大臣體太宗世宗倚畀甚重世宗每稱識局宏深善斷大事擬以著龜權衡或有獻變更之議必曰臣之變通之才不敢輕議持論平恕而及議大事毅然不可奪時金宗瑞初六鎮八為兵判氣岸凌傲公每每摧折或庭責僚相孟息誠問曰金某一代名卿公何捃撫之甚耶公曰彼性亢氣銳他日居吾等之位不自慎重則債事必矣此玉成宗瑞也後公乞退舉金自代平居紀易雖兒孫僮僕羅列啼呼畧不呵禁或至撓鬚批頰亦從其所為嘗引僚佐

方濡筆書牘有僮僕溺其上但以手拭之而已八十致仕
國有大事必使近侍就問而決焉年至九十聰明不少襄
朝廷典章經史子集若燭照數計奏疏獻議皆手自書我
朝賢相必以喜為首而勲業德望比之王文正韓忠獻云

國恤

五月 上昇遊廟號欲用孝字以其偏於一德故以文宗
溢之 上姿儀秀偉性度寬弘聖學高明洞達古今而尤
深於性理之學時與侍臣尚論歷代治亂之機先儒異同
之說而一歸於理言簡意暢為文章操紙立書未嘗凝思
至於天文曆筭聲韻皆極其精又善草隸而雜藝未嘗留

意焉臨朝淵默望之儼然而其與羣臣言溫溫如春風人
亦各盡所懷焉在儲位三十年左右 先王贊成實多至
叅決庶務功德之及人者益深矣踐位之初首廣言路旌
別淑慝務農慎刑崇文重武尊高年而獎節義減戍卒而
緩田賦省浮費而蠲逋欠哀矜無告方恢遠圖臣民仰望
至治而適至於斯街童巷婦莫不悲號在東宮時出金橘
一盤于集賢殿橘盡而盤面有橘詩半草書之日沈檀偏
宜鼻脂膏偏宜口最愛洞庭橘香鼻又甘口詩與筆皆奇
賢學士爭欲傳寫自內催八競持盤不忍釋春秋嚮高而
日夜不懈於學每月明人靜携卷步至集賢殿直廬與之

討論時成三問等夜直不敢解衣

大事編年

瑞宗記

瑞宗恭懿溫文純定安莊景順敦孝大王諱弘暉文宗元
子顯德王后以正統辛酉七月二十三日丁巳誕降壬申
五月卽位乙亥閏六月禪位于世祖尊為恭懿溫文上
王丁丑六月降封魯山君遜于外十月昇遐于寧越肅宗
戊寅迨復位莊陵寧越
妃懿德端良齊敬定順王后宋氏籍礪山判敦寧府事礪
良君贈領敦寧府事礪良府院君珖壽女正統庚申誕降
甲戌冊封王妃乙亥尊為懿德王大妃丁丑降為夫人中

宗十六年辛巳昇遐肅宗戊寅建復位忠陵楊州

卽位

壬申五月 上卽位于勤政門時年十二領議政皇甫仁左
議政南智右議政金宗瑞等受領命輔佐集賢殿學士成
三問朴彭年河緯地申叔舟李埏柳誠源等受先王付託
左右協贊

擢朴彭年

時上講思無邪問彭年曰思無邪何也對曰所思無邪也
謂心正也心正則於事物皆得其正 上嘗稱彭年曰學
問精研每進講經筵多所發明可為堂上官也至是陞副

提學

請禁奔競

七月憲府請禁奔競于政府堂上及諸大君家或云李賢
老獻策於諸大君而為此也 世祖與安平因都承旨姜
孟卿語諸執政曰禁奔競於我等是疑我也何面目立於
世子奔競之法 世宗及太行王嘗以為不可今 上卽
位之初首疑宗室而禁防之無乃不宣令名乎無乃孤立
無助乎是自翦其羽翼耳我等與國同休戚不忍愬然故
言之我等值此危疑之際竭力與
意反見猜疑乎我等欲上書陳訴而未知或出於有司之

過舉故先告大臣皇甫仁大驚佯若不知歸咎憲府而罷之

首陽大君朝京

冬十月議遣使謝賜詔冕 首陽大君欲自往 上默然
俄而欲以駙馬差送羣議以為不可而止權擊密告 大
君曰恐大事去矣 大君曰安平非吾敵乎仁宗瑞又非
豪傑之才且率皇甫錫子仁之金承珪宗瑞之子以行則彼不敢
動矣遂以工曹判書李思哲為副集賢校理申叔舟為從
事翌年二月 大君還自中朝從官皆推息加資臺諫論
執之

奇慶論時事疏

癸酉元年正月大司憲奇慶上書極論時事其一請罷大
臣兼領政府以尊大臣以專提調之任其一請罷昌德宮
修理即廳其一請治內醫金循義崔浥邊漢山 先王侍
疾不謹之罪命下政府議之領相皇甫仁等以為 祖宗
朝皆以大臣兼領不從慶議只除循義等名於內醫未幾
慶出為延安府使又移濟州牧使

河緯地辭賞資

三月初 世宗令集賢殿儒臣撰歷代兵要而 以首陽
大君為總裁官至是告成 大君啓請加諸儒臣資級以

酬其勞於是成三問柳誠源等凡與其事者皆受賞資河
緯地時為憲府執義以中訓階陞中直力辭不受大抵以
為今主少國疑宗室不當以爵賞寵絡朝臣朝臣亦不當
為宗室所寵絡屢啓不允一日請面對盡所懷 魯山命
問於大臣皇甫仁金宗瑞等以為大君循例請賞非有他
意 世宗朝緯地亦曾以拱集功有賞資不辭今獨如此
不可因一儒臣自銜有所改易請勿許面對緯地又啓曰
世宗朝息出於上故受之今則息出於下故不受臣勢窮
理極不可立朝朝廷不得已改執義為集賢殿直提學未
久病告下鄉

靖難

十月 上冲齡嗣位八大君強盛人心危疑首陽大君有
靖難之志權擊出八邸下甚密韓明澮少落拓有大志不
屑科舉年踰三十猶在布衣與權擊為死交世祖問擊以
人才擊薦明澮以幅巾上謁一見如舊恨相知之晚每進
見稱宗簿寺官或稱醫負使人不疑又以昏夜難於叫喚
以繩繫宮奴林芸之臂而垂其端于戶外引之則雖夜深
即入告靖難之策大抵出於明澮世宗嘗稱曰吾子房明
澮言漢高唐宗雖用張陳房杜之謀而非韓彭褒鄂無以
成武切薦武士洪達孫楊汀權洙等三十餘人卒獲其用

大君與明澮擊等約於十月初十日舉事謀頻泄議者多
憂之大君曰設使謀泄彼之計議要不下九人其中宗瑞
最點先誅此人餘賊無足平也遂聚洪允成林自繁等九
人于大君第設酌議事議論紛紜明澮曰作舍道傍三年
不成惟大君自決焉大君遂挽弓起曰丈夫死則死於社
稷吾自獨往出及中門大君夫人貞熹王后提甲披之仍衷甲
率家僮林芸而行明澮曰王子獨行不可無後援使權偃
權擊韓瑞龜韓明潛等伏於敦義門城上又戒楊汀洪順
孫柳洙以微服從行大君至宗瑞家宗瑞迎拜問語畢大
君落帽角請借相公帽角宗瑞使其子承珪入取帽角於

是林芸椎擊宗瑞仆地承珪驚伏其上楊汀拔劍軌之大
君乃使楊汀掉鞅而還韓明澮等出候於石橋暹大君迎
笑曰已殺賊矣大君詣時御所使內禁衛奉石柱率軍列
立庭中使人不得出入從門隙啓曰仁宗瑞李穰閔仲趙
克寬尹處恭李命敏元矩趙藩等連結咸吉道節度使李
澄玉鍾城府使李耕畝平安道觀察使趙遂良忠清道觀
密使安完慶乘上幼冲謀危宗社金衍韓崧并內官又在上
側賊魁已除其餘支黨今欲啓討之云

生殺簿

時承旨崔恒開門出迎世祖與之携手同入 上驚起曰

惟叔父活我世祖曰是不難臣當處之即出命牌招諸宰
排立軍士作三重門使明澮持生殺簿坐門內諸宰承召
八第一門去僕從八第二門名在死簿者則使允成誅具
致寬等持鐵如意椎殺之皇甫仁趙克寬李穰等死者甚
衆遂遣人殺處恭等斬閔仲於顯陵碑石所

宗瑞絕而復甦使元矩叫城門告于政府曰政承夜來為
人所擊傷瀕死速啓于上賚藥未救無應者宗瑞裹瘡乘
婦人輜歷到崇禮昭德敦義等門時明澮遣親信壯士把
守門開不得八世祖亦慮宗瑞復甦翌曉使李興商往審
之宗瑞匿于承珪房中一云子承壁專家曳出之宗瑞曰吾豈步往

取軺軒來言未既軌之

竄配

竄鄭莽于樂安池淨于美巖趙遂良于固城李石貞于延
日安完慶于梁山安置柳仲門于巨濟尋賜死遣人殺李
賢老并籍沒緣坐

安置安平大君教

是日教曰姦臣皇甫仁金宗瑞等交結安平大君瑤廣植
親黨分據中外陰養死士潛輸邊邑兵兇以圖不軌姦黨
皆已伏誅至親不忍置法安置于外押送瑤安置于江華
并竄其子友直

安平大君賜死

左議政鄭麟趾等稟百官啓曰 上已許引見臣等更請
瑤之罪宜速斷之傳曰然則勉從所請辛丑遣禁府鎮撫
李伯淳賜瑤死徙友直于珍島瑤誠寧君養子也以杰於
誠寧夫人成氏添於不軌罪目中

請褒大君之功比周公

時首陽大君既誅宗瑞等拜領議政府事判吏兵曹兼內
外兵馬都統使軍國重事悉使總治以三軍鎮撫一人率
軍士百人從之鄭麟趾為左相韓確為右相許詡為左叅
贊鄭昌孫為吏曹判書李季向為兵曹判書權躡為大司

憲崔恒為都承旨於是百官請褒 大君之功比周公令
集賢殿起教草諸學士皆亡去獨柳誠源在為迫脅起草
還家痛哭家人莫知其由

教文畧曰叔父孝友本乎天性忠義出於至誠氣蓋一世
勇冠三軍為善最樂富貴聲色無足搖其中事君以忠夷
險終始曷嘗貳其操屹若維城之固確乎大節之臨粵予
冲人遭家不造瑤居至親之地蓄無上之心厚施於國干
譽於人皇甫仁金宗瑞李穰閔伸趙克寬尹慶恭李命敏
等陰為黨援翕然趨附專權擅勢挾私市恩大恣根據而
莫去寡躬孤立而何為叔父雄斷英視奮發義勇曾不移

時一舉迅掃不有叔父予焉及茲乃眷忠誠兼權將相予
披心腹以委任卿竭股肱而盡忠不動聲色措國家於盤
石之安不以兵戈奠生靈於康莊之樂真可謂托孤寄命
社稷之重臣矣昔周公誅管蔡以安王家推今較古異世
同符肆策勲為靖難一等功臣賜奮忠仗義匡國補祚定
策靖難之稱於戲卿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且兼周公之大
勲予尚成王之年之幼而又見成王之多難既以成王責
周公者貴叔父當以周公輔成王者輔寡躬云云
錄首陽大君鄭麟趾等三十六人勲曰靖難擢韓明澮為
軍器寺錄事

安置許詡尋賜死

初首陽大君朝京師詡請於大君曰方今梓宮在殯少主
當國大臣未附百姓狐疑公子為國宗臣而去國將何之
大君不從而心賤其說至是靖難詡以前日之語得免大
君拜頌相羣臣八賀召詡八命坐行酒樂作時鄭麟趾韓
確等拊掌喧笑詡獨愀然不樂不食肉大君問其故詡托
以祖父忌齋而已命島宗瑞仁等首于帝誅其子孫詡曰
此人亦何大罪至於島首孥戮乎宗瑞則與詡交疎其心
未能知仁審知其為人萬無謀叛之理大君曰汝不食肉
意固在此對曰然朝廷元老同日盡死詡生亦足矣又從

而忍食肉乎即流淚承睫大君怒甚然猶愛其才德不欲置之死竟縊之

河緯地疏

十二月前執義河緯地上疏曰近日之憂簡冊所罕或受遺輔政或叔父懿親皆與國同休戚而乃至於此往者無及論之何益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人知而不敢言使知之者皆得盡言而人主親自處置則何患不能防未然乎更始之初宜廣謀熟計更思履霜苞桑之戒益強公室益嚴內治益社權門益絕朋附之漸臣抱病江湖遙望宸極不能進一策畫一計以助維新之治但日夜嗚咽流涕呼天

地鬼神默自禱禱曰願今日任輔政者盡保傳之道使聖體日強聖學日就速親萬機以副海東百萬億赤子日夜顯顯之望太祖世宗文宗傳付之統永有磐石之安也殿下亦宜開張聰聽延納讜論恢弘志士之氣嚴防未崩之欲明一心以照奸正一心以御邪克濟艱難之運以慰文宗皇考之望臣受恩最深當此機會病未能陳力効忠心思錯亂不知所言上命馳書使之俟病愈上來下諭道臣時致酒肉遣醫膏藥徃救

徒權冊妃

甲戌二年正月 上在諒闇首陽大君以宮內空虛且為

嗣繼之重早宜從權納妃遣舍人黃孝源往告于左相鄭
麟趾麟趾曰居喪納妃豈禮哉爾亦傷者何以是言聞於
我乎孝源難於回報以左相有未薪之憂不發言云大君
曰事在明日不可不急爾當復往且曰楊嬪亦囑以宜早
納妃不可不從蓋楊嬪 世宗後宮撫養聖躬者也孝源
又往告麟趾怒曰楊嬪固是賤女焉知國家事孝源跪曰
不敢以是回啓請公開尔方畧麟趾乃笑曰明朝吾當詣
闕爾語饗官多備酒肴以待明日麟趾果早赴只舉大鍾
至于酣醉竟不能發議而罷
於是大君請從權納妃累日不已傳曰如是累啟不得終

守己志冊宋珖壽女為妃以珖壽為知敦寧事

魚孝瞻條辨短喪

冊妃後大君又以為喪中納妃已是不服喪脫喪即吉可
也禮曹叅議魚孝瞻抗議曰納妃雖以宗社不得已而行
之短喪有何不得已而強為之乎條辨不少屈竟不見用
請除安平餘黨不許

時兩司啓請安平奸黨之餘在者皆宜置法 上教曰近
日臺諫目訛言請盡除奸黨予以宗社大計勉從之自今
根本永絕若更言逆黨舊事者予必不赦其曉諭中外

做天朝儀章

時首陽大君啓請文武百官用團領背褶之制隨其職品
高下造龍帟雲鶴之狀繡以綵絲貼付背背皆皇朝衣章
也 上命行之

李澄玉之亂

咸吉道節制使李澄玉武勇絕人屢立戰功威名大振六
鎮之設尤有功焉金宗瑞之乞還也舉澄玉自代遂以為
咸吉道節制使至是首陽大君靖難密遣朴好問疾馳代
澄玉召澄玉還朝澄玉受代行一日忽曰朝廷曾教以非
有大事不召今無事適我必有由也還趨好問營擊殺之
即勒兵馬欲向京師自稱大金皇帝將定都于五國城野

人皆服從

澄玉設置官屬刻期將越江行至鍾城日暮判官鄭恠欲
夜圖之進曰暮夜行軍部伍相失不如待明曉澄玉可之
據倚假寐其子伏椅底忽告澄玉曰夢大人腦血流下椅
脚澄玉呪曰吉徵也言未畢恠率死士突入澄玉超越高
垣匿於民家恠追殺之錄敵愾勲

請罪和義君

乙亥三年二月政府六曹政院會于賓廳啓請和義君瓔
與崔泳孫金玉謙等會錦城大君瑜家射宴而匿之然瓔
通於平原大君妾楚腰織可托比而罪之不可顯其匿也

請流瓔於外叔瑜告身又啓曰宦官嚴自治干預朝政擅
敝官吏尹奇乃瓔之宦也有侮橫之罪不可置也乃收錦
城和義告身竄金玉謙崔泳孫嚴自治尹奇付處本鄉又
啓內官嚴自治之罪下禁府安置濟州道死時惠嬪楊氏
以保護 上躬出八宮中重被譴責

上宴首陽大君邸

三月 上及中殿如首陽大君邸設宴上與諸大君大臣
宴于西廳中殿與諸公主奉保夫人尚宮命婦宴于翼廊
賜大君衣一龍表裡五套花銀二錠鞍具馬一疋

禪位

閏六月十一日 上禪位于首陽大君尊上為上王移御
昌德宮時 上令宦官田鈞傳于右議政韓確等曰予幼
冲不知中外之事致奸黨累發亂萌未息今將以大任傳
與領議政確等驚惶曰今領相悉恣中外諸事復傳以何
大任予鈞以此回啓 上曰予自前日已有此意今已計
之不可改也其速辦諸事確等合啓固請反汗 世祖亦
涕泣牢辭鈞入啓少選更出宣旨令尚瑞寺官將大寶八
諸大臣相顧失色又命促之同副承旨成三問詣尚瑞院
出寶令鈞奉進于慶會楼下 上出楼下召世祖世祖趨
八承旨史官隨之 上起立世祖俯伏涕泣固辭 上手

執寶授世祖世祖辭不獲猶俯伏 上命扶出世祖至大
君廳百官侍立軍士侍衛政府令集賢殿副提學金禮蒙
等封禪位即位教書有司備儀衛設軒架於景福宮勒政
殿庭 世祖具翼善冠袞袍率百官詣殿受禪 世祖
入思政殿見于 上遂即位于勒政殿 上王之遜于壽
康宮也皆夜無火下鍾樓時左右行廊皆哭止之不得

奏請辭位

遣禮曹判書金河刑曹叅判禹孝岡如皇朝辭位奏畧曰
臣自童稚得疾臣父先臣恭順王薨逝臣年十二承襲岡
知攸為姦臣謀逆禍機將迫叔父陪臣首陽大君某奔告
於臣旋即戡定然臣孱弱難以鎮定社稷大君某即先臣
母弟有功有德允符輿望已令權襲軍國向當伏望聖鑑
洞察特降明允

尊上王

秋七月甲申尊 上王為恭懿溫文上王 王后宋氏為
懿德王大妃 世祖以冕服備法駕率宗親文武百官幸
昌德宮謁見 上王及宋氏皆不受

上王出居錦城第

丙子正月^{二年}讓寧大君禔率諸宗領義政鄭麟趾率大
曹叅判以上啓曰臣等前請之事近因朝家多事未暇仰

煩 聖聰日望 殿下速決無留 世祖曰卿等之言是矣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天命予之事亦天命也若有奸人豈賴一上王而竊發止秦者胡也天命豈可圖之麟趾等更啓曰不可委之天命當盡人事耳請出居于外以避嫌疑 世祖手札示之曰國之大事固當先庚後甲熟思博議生後度棄前量予料計數月究端千億今乃定之卿等不可以固執予亦不可以獨斷不有固執何取於公論不有獨斷何稟於一人其令修理瑜家嚴其防禁約其侍從出居焉可也乙未麟趾又率百官更請 御書示之曰昨日予書盡之矣

上王出居于錦城大君瑜家三軍鎮撫二人率軍士十人把門直宿

上王安置寧越錦城安置順興

六月成三問朴彭年李塏河緯地柳誠源俞應宇等謀復上王事覺鄭麟趾乃上疏以為曩者三問等之謀 上王既預知得罪宗社未可因享上王位狶請早圖以防後患云云

下教旨曰前日成三問言 上王預其謀宗親百官合辭以為 上王得罪宗社不宜安居京師請之不已予固不允欲保初心到今人心未定煽亂之徒繼踵不息予豈得

以私恩曲大法不顧上天之命宗社之重特從羣議降封
魯山君俾出居寧越厚奉衣食以保終始以定國心惟爾
改院曉諭中外二十八日庚申降封 上王為魯山君命
僉知魚得海寧軍士五十護送軍資正金自行內侍府事
洪得敬從行安置錦城大君瑜于順興府

安置 魯山于寧越清冷浦尋移寓府之客舍東軒每登
觀風梅竹二樓夜坐使人吹笛聲達遠村又於樓中愁寂
詠短句云月白夜蜀魄啾啾含愁情依樓頭爾啼悲我聞愁
無爾聲無我憂寄語世上苦惱人慎莫登春三月子規樓
國人聞之無不流涕又有詩曰一自寃禽出帝宮孤身隻

影碧山中假眠夜夜眠無暇窮恨年年恨不窮聲斷曉岑
殘月白血流春谷落花紅天聲尚未聞哀訴何乃愁人耳
獨聰

廢魯山為庶人

丁丑世祖三年九月錦城大君瑜謀復 上王事覺賜死時左
贊成申叔舟獨啓曰去年李璿等以 魯山為名而為之
今瑜亦欲挾 魯山櫻倡亂 魯山不可安居也 世祖
曰議政府必再來而請更議施行俄而領議政鄭麟趾左
議政鄭昌孫吏曹判書韓明澮等來與叔舟啓曰 魯山
為叛逆所主不可安居 世祖曰魯山已降封君廢為庶

人可也

魯山遇害

十月宗親議改忠勳六曹連啓曰 魯山得罪宗社不可
以私恩曲貸請處 魯山以絕民望依允
禁府都事王邦衍奉賜藥到寧越踧踖不敢入羅將以時
刻違誤立而頓足都事不得已入伏庭中 端宗具翼善
冠袞龍袍出御堂中問所以來都事無以荅有一貢生常
侍 魯山者請自當之以一條弓絃緹長繩徒座後窓穴
而引之時年十七貢生行未出門九竅流血即斃侍女從
人爭投郡之東江浮屍滿江是日雷雨大作咫尺不辨人

物烈風拔木黑霧滿空經夜不散

首相鄭麟趾率百官請除 魯山人心至今憤之論其
罪犯麟趾為首叔舟次之固是奸凶之尤者也 逐曠篇

葬魯山

時魯山君被害暴屍於外人莫敢收斂尸長嚴興道往來
獄街哭泣翌日率吏民具棺營葬其族黨懼禍及爭止之
興道曰為善被害吾所甘心云葬地乃郡北五里冬乙酉
也

魯山遇害命沈于江玉體泛泛洄洑去而復還十指纖纖
如玉流于水面陪吏某誌其家有恭棺初為老母需也乃

潛收玉體殮以葬之未幾又有昭陵之變又命掘而沈之
更不忍佯若掘去而還掩之 逐睡篇

魯山妃退處東郊

魯山妃不欲居城中願處東郊瞻望魯陵自朝家營室于
東門外號英嬪嬪別構草屋數間而居素衣素食以終天
年屬後事於魯山甥鄭海平眉壽孫故宋氏墓在鄭氏墓
山即楊州乾川面也

光廟得國申叔舟以功臣受魯山妃為婢云 寒岡集

肅宗戊寅復位上廟號曰端宗陵號曰莊陵王妃陵曰
思陵

兩大君

安平大君瑢 世宗第三子能詩文善書畫又妙琴瑟
人稱匪懈堂三絕性好古探勝作武夷精舍於北門外
南湖作澹澹亭歲書萬軸聚文士作十二景詩四十八
詠或張燈夜話或乘月泛舟或占聯句或博奕絲竹一
時知名之士無不締交聞成侃名期以後會侃母曰王
子之道豈有聚人作朋之事其敗可待汝勿與交未幾
至癸酉賜死人皆服成母之先見

錦城大君瑜 世宗第六子德器清曠有雅量高致無
一點塵累就 世宗所賜瑞雲坊葬山下鑿池作亭種

植花草名曰承恩及成三問事覺 端宗遜于寧越安
置於順興丁丑與順興府使謀復 魯山事覺而死

事詳
于下

三相

皇甫仁弼永泉知中樞琳子 端宗初為首相靖難日
招諸宰分部禁軍守諸處仁承召乘輅軒過宗廟不復
下輅曰已矣已矣執舍人李禮長手囑以後事 世祖
密使權掌等殺之 正宗朝贈謚忠定

金宗瑞弼節齋體矮多智與皇甫仁同受 文宗遺教
輔端宗 世祖靖難欲先除宗瑞遣訓練主簿洪允成

覬之竟被誅 正宗朝贈謚忠翼柳成龍曰公建置六
鎮布置宏遠亦可謂一代奇才也末年相業無補顛危
徒然一死何歎語云尺短寸長信矣然使公在今日必
有可觀者

鄭萃高麗贊成以吾子歷事三朝 端宗初為右相
世祖靖難出為全慶諸道都體察使金宗瑞既誅竄于
樂安遷光陽赴謫十餘日一不問朝廷事後有賜死之
命家人牽衣號哭萃曰止朝命不可拒及就刑曰吾若
懷二心死後晴天如舊不然必有非常即死忽雲合兩
作有僧坦禪常隨萃一日謂坦禪曰精具飯來吾祭吾

祖既祭盡焚木主蓋莽在謫常奉木主祠祭也

六臣

刑曹叅判朴彭年號醉琴軒性沉潛寡默以小學律身
終日端坐衣冠不解令人起敬文章冲澹筆法慕鍾王
法集賢文學之士如申叔舟崔恒李石亨鄭麟趾與
朴彭年成三問柳誠源李塏河緯地皆擅名一時三問
文瀾豪縱而短於詩緯地長於對策疏章而不知詩誠
源天才夙成其覽不博塏清穎若發詩亦清絕然儕輩
自推朴彭年為集大成謂其經學文章筆法俱善也然
皆被禍所著不顯於世世祖為相宴府中彭年有詩

曰廟堂深處動哀絛萬事如今揔不知柳緯東風吹細
細花明春日正遲遲先王大業抽金櫃聖主鴻恩倒玉
危不樂何為長不樂賡歌醉飽太平時世祖令懸板府
中世祖使金礪以酒往獄中歌太宗歌以試之三問
歌圃隱歌以答之彭年及塏皆自製短歌以答之云
公臨刑顧謂人曰爾毋以我為亂臣我輩之死非若癸
酉之人禁府即金命重私謂彭年曰公何不孝於君父
致有此禍公歎曰中心不平不得爾歎江子均有娘
朝廷命生子則隨坐果生子有婢以其子易之成宗時
自首特宥至玄孫繼昌拜寢即繼昌嘗值先生忘日夢

見天人齊到覺而俱祭六人云 父判書仲林子四人
皆死肅宗朝贈謚文忠英宗朝贈吏判

承旨成三問弭梅竹軒始生時空中有問生子者三故
名為人恢諧放浪喜談謔坐卧無節外若無持守內志
堅確有不可奪之志云 赴燕題夷齊廟曰當年叩馬
敢言非大義堂堂日月輝草木亦霑周雨露愧君猶食
首陽薇詔使倪侍講謙見而歎曰不圖海外有此忠節
之士也 臨刑其奴泣而上酒俯飲有詩曰食君之食
衣君衣素志平日願莫違一死固知忠義在顯陵松栢
夢依依秋江集以此 父都摠管勝弟三聘三顧三省

子元俱死肅宗朝贈謚忠烈英宗朝贈吏判

直提學李塏牧隱穡之曾孫也種善之孫生而能文為
世所宗為人瘦弱體若不勝衣及其烙刑徐曰此何刑
也臨刑有詩曰禹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處死亦榮明
發不寐出門去顯陵松栢夢中青 肅宗朝贈謚義烈
英宗朝戊寅贈吏曹判書

禮曹叅判河緯地弭丹溪為人沉静寡默口無擇言恭
而有禮過闕必下馬雖兩淖未嘗由避路嘗在集賢殿
侍講經幄多所補正 顯陵上昇辭職還鄉端宗嗣位
人心危疑朴彭年嘗借簞衣於公公以詩答寄曰男兒

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簔衣應有意五湖
烟雨好相尋蓋傷時也 世祖愛其才密諭之曰汝若
諱初謀則可免公笑而不答英陵培養人才推公為首
云 肅宗朝贈謚忠節英宗朝贈吏判

成均司藝柳誠源世宗朝宋史不到本國世宗屢陳請
集賢殿諸學士論宋朝人物皆曰王安石合在姦臣傳
誠源獨曰安石之誤天下只是迂濶執拗文章節義多
有可稱不可列於姦檜蔡京之儔合在列傳未幾宋史
未安石果在列傳公喜曰昔綱目之未到我國也蓋齋
李先生賢讀資治武后紀喟然而歎作詩一聯云那將

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綱目而來朱子果黜周而尊
唐蓋齋頗自負其雖不敢竊比蓋齋當受諸君降幡
丙子成三問等事發復與妻酌酒而訣上祠堂久不下
往視之不脫冠帶仰卧祠堂前拔佩刀自刎救之無及
矣然不知其所以俄而吏來取屍去磔之 肅宗朝贈

謚忠景 英宗朝贈吏判書

搃管俞應孚以武進雄勇善射身長過人容貌嚴莊預
謀時衆中奮拳曰誅權孽韓明澮此拳足矣為咸吉道
節制使有詩曰將軍持節鎮夷邊紫塞無塵士卒眠駿
馬五千嘶柳下良鷹三百坐樓前亦可見其氣像

肅宗七年建六臣祠於果川春秋享祀一如釋菜儀
十一年建六臣祠于魯陵廟下以尹長巖興道配焉
史臣贊曰厲氣初霽衆竅為塞霜雪皎皎松獨也碧有
臣之首愛君而白有頭可截節不可屈他人之粟寧死
不食孤竹清風柴桑明月土中有鬼寃血可掬

生六臣

金時習號梅月堂五歲受中庸大學於李修撰李旬門
下皆通之人號神童戚祖崔致雲見而奇之命名時習
世宗聞之召致政院令賦三角山詩曰束聳三峯貫太
清登臨可摘斗牛星非徒岳岫興雲霧能使邦家萬歲

寧又試之曰童子之學白鶴舞青空之末時習應聲曰
聖主之德黃龍翻碧海之中上大奇之賜帛五十疋
使自運遊各綴其端曳之而出名振一國補五歲而不
名上令其家韜晦教養待其學成而用之時習既蒙
膺獎益懋遠業既冠讀書於三角山聞魯山遜位開
尹三日乃大哭盡焚所讀所作之書遂狂奔陷于溷廁
而逃之北跡縹緇僧名雪岑為人頹瘦身短豪邁英發
簡率勁直傷時憤俗氣蕘不平自度不能隨世低仰遂
放形骸遊方之外域中山川足跡殆遍登覽故都則必
躑躅悲歌聽悟絕人不俟傳授而古今文籍通貫無漏

磊砢忼慷之膏無以自宣凡世間風雪泉石花果鳥獸
人事之是非得失貴賤死生至於性命理氣陰陽幽顯
可指而言者一寓於文章故其為辭也水湧風發山巖
海濤神倡鬼酬聞見層出使人莫知端倪聲律格調不
甚輕意而思致高遠迥出常情於道理雖少玩索存養
之功才智之卓有所領解橫說豎說不失儒家宗旨自
以聲名早盛而一朝逃世心儒迹佛行恠於時故作狂
易之態以掩其實每見除目達官或非人望則必哭曰
斯民何罪年四十七為文以祭祖父曰帝敷五教有親
居先罪列三千不孝為大凡居覆載之內負養育之恩

愚駭小子似續本支沉滯異端末路方悟云云遂娶安
氏女為妻放曠如舊月夜喜誦離騷經誦罷必哭李栗
谷傳之曰標節義扶倫紀可與日月爭光聞其風懦夫
亦立則雖謂之百世之師亦近之矣弘治六年卒於鴻
山無量寺遺戒毋火葬權厝寺傍三年啓其殯面如生
緇徒神之竟茶毗之 肅宗朝贈執義 正宗朝加贈
吏曹判書謚清簡

南孝溫黼秋江為人冲澹典雅骨次灑落好古有志節
受業於佔俾齋佔俾齋不名而必曰吾秋江與朱溪正
深源安應世子挺及金時習為物外友與金宏弼鄭汝

昌為道義交 魯山遜位因棄科業一日金時習勉之
曰我則受 世宗厚知為比辛苦生活宜也公則異於
我何不為世道計也孝溫曰昭陵一事天地大變復招
陵之後赴舉不晚也時習不復強之年十八上書請復
昭陵不聽遂絕意于世每憤時事或登母岳痛哭而返
危言激論雖觸諱莫忌也嘗和高麗柳淑詩曰未識青
雲路江湖四十年性嗜酒母責之乃著止酒賦十年不
飲作大臣傳門人以大禍將迫欲止之孝溫曰吾豈惜
死終沒大賢之名遂成野史一篇行于世病革寒暄往
見拒不見排戶直入孝溫面壁不語孝溫與寒暄相絕

未知為何事恐秋江見高已知有士禍故欲絕交息遊
者耶 燕山甲子進罪命剖棺刑于楊花渡置尸沙上
有一字名忠恕有狂易疾 燕山并命殺之妻趙氏守
尸三日夜取歸家奠祭如禮孝溫嘗與一蠹鄭汝昌著
心說又有玄琴賦為國朝詞賦之冠家人慮其文稿為
厲階盡焚之 中宗時贈左承旨立祠高陽 正宗時
復贈吏曹判書謚曰文貞

李孟專禱耕隱早登第八翰苑 端宗遜位以前司諫
退居善山托聾瞽不復出偃仰一室家人問其故曰為
修養也朔日輒密起向暎而拜家人又問之曰為祈禳

也嘗自吟曰眼欲昏昏耳欲聾見聞無敏與癡同一日
金公宗直來謁公驩然與語金公喜曰先生之疾少瘳
乎公曰非疾之瘳既見君子心膏灑如也金公始察公
微意益加敬焉子弟遵教未嘗騎馬年九十卒 正宗
時贈吏曹判書謚靖簡

元昊弭觀瀾擢第 文宗時官集賢殿直提學 端宗
即位忽謝官歸鄉因與世絕人莫能曉其意及 端宗
遜於寧越昊就居于越扁室曰觀瀾鋤園以自給 端
宗薨獨公服喪三年復歸于原自是足不履庭不與人
接其從子原城君孝然固請見不許為其新貴也 光

廟除戶曹叅議以觀其去就公誓死不膺命坐正東面
寢必東首以莊陵在東也昊取所著章疏悉焚之戎子
孫勿復讀書以是家無藏遺其官歷事行生沒年壽皆
不得以攷焉 肅宗時旌閭 正宗贈吏曹判書謚貞
簡

成聃壽中進士其父熺官校理三問之從叔也丙子之
禍連累被嚴鞫閉口不言 上貸以不殺安置金海後
移公州杜門還處竟以忠憤終聃壽屏居父墓下未嘗
一至京城其姪夢并觀察京畿不知其所在物色得之
草屋不庇風雨土床不能容容夢并歸以十席贈之聃

壽却之嘗有詩曰把竿終日赴江邊垂足滄浪困一眠
夢與白鷗飛海外覺來身在夕陽天 正宗時贈吏曹
判書謚貞肅

趙旅弼漁隱 中端宗癸酉司馬 光廟受禪在太學
揖諸生南歸咸安伯夷山下混跡漁樵謝絕人間事嘗
九日登高有詩曰回首舉目江山暮地濶天長思渺茫
羲軒遠矣悲何極華歆不見心自傷嗟哉潦倒生苦晚
懷佳人兮不能忘書院在咸安與李耕隱孟專元直學
吳金東峯時習南秋江孝溫成進士聃壽并享賜額西
山世補生六臣平生日用事為動循天則而不露痕跡

不欲人知之客至相對啖蔬糲所與言非桑麻是野談
是以鄉人之知先生者唯孝友之行而其積學蘊中人
無得而補焉與金時習諸人八東學寺招魂祭 上王
肅宗時贈吏曹叅判 正宗時復贈吏曹判書謚貞節

東學寺記蹟公州

丙子六臣之禍其心跡之同者皆避舉自靖而如金時
習南孝溫趙旅李孟專元昊成聃壽世補生六臣至如
權節鄭保宋侃曹尚治成燧具仁文鄭之產之節義又
不讓於金時習南孝溫而湮沒無補至 至宗時始得
闡揚而或服享或贈爵謚東學寺古楹間有記蹟乃曹

尚治金時習李蓄成熤宋侃鄭之產趙旅七人祭上
王於東學寺者也有金時習所製招魂辭辭曰水麓兮
山深兮月午兮陟降王靈未臨兮感思洪息兮倣右徹
取帝衣冠几杖而廟祀兮引會稽上大禹祀之祭儀兮
山果川魚之屬兮哭秋賦淚招魂兮禮雖未盡義在茲
兮又有祝文曰恭惟歲次成化三年丁亥三月十四日
辛丑前行吏曹叅判曹尚治敢昭告于 王殿下之靈
遙望越岑有淚無辭取儀會稽建祠于斯引右徹事奉
杖屨祀值此節辰敢薦菲禮云云

曹尚治號逋人官副提學 光廟受禪退居永川終身

不西向預作墓石而刻之曰 魯山朝副提學逋人曹
尚治之墓自序曰書 魯山朝者明其非今日之臣也
不書增資者著其不能濟君之罪也書副提學者以其
不沒實也逋人者言其亡命逋逃之人也謂諸子曰我
死以此石立墓嘗上疏乞致仕命百官餞於東門外還
家著子規詞以見志與望越庵李蓄東峯金時習諸人
祭 上王於東學寺東峯自製祝文推尚治為告由蓋
以顯官曾昵侍 上王也卒立祠永川
權節弼栗亭博通羣書登科為集賢校理膂力且絕倫
世祖有靖難志知其有文武才日臨其第盃酒款密屬

以大事輒稱醉聾不對及世朝即位屢除官不膺遂
與徙子隱君子晏為韜晦之術托以狂易見人輒稽首
曰干戈息肩國家太平聖主萬年而已李栗谷作栗亭
亂藁序備道其高節肅宗時贈職謚忠肅
李蕃號望越庵牧隱曾孫也以蔭進按黃海道魯山
遜位辭病歸高陽先墓下二十餘年跡絕城闔扁室曰
望越以其瞻望寧越也成化丁亥與金時習諸人往東
學寺祭上王正宗嘗語逆臣曰端廟節義先言李
蕃而及他尤庵宋文正稱其直操不讓六臣云
宋侃號西齋文宗時官階嘉善景恭乙亥受端宗

命巡撫南方將還聞端宗遜荒直向寧越復命辭歸
痛哭失聲守校愕然欲収之有老吏謂校曰爾當謹守
而已奈何欲禍人乃止侃歸礪山杜門謝事及端宗
薨走八深山服喪盡哀遂隱於興陽馬翰村後十餘年
家人跡而得之侃常縱酒狂顛放哭正宗朝贈左叅
贊謚忠剛

具仁文世宗朝登第為集賢殿校理文宗嘗夜召
宣醞適寒甚命賜貂衾侍寢殿傍光廟受禪與成三
問議出處三問曰吾欲從仕仁文曰吾當自廢未幾忤
旨出補寶城校尉歸隱於先墓下托盲不出戶語家人

曰時清我眼方開一日成三問自洪州訪仁文倚醉有
詩曰誓將心裡鐵鑄得袖中椎仁文沉吟不答成公曰
怖死耶仁文曰吾仰觀俯察矣一死不足恤終若無益
於事貽禍吾君得無為不忠之鬼乎及六臣事發仁文
托疾愈堅携小奚托浴溫泉而經月乃返顏貌悴甚家
人默揣其往覲寧越而仁文言不及是 端宗薨八山
痛哭不復問戶外事年五十四卒 正宗朝贈吏曹判
書謚忠莊

鄭保圃隱之孫也六臣獄起常慷慨往見庶妹為韓明
澮妾者問相公安往妹曰鞠罪人在闕保揮手曰當為

萬古罪人明澮即上啓 光廟親鞠將輶之保曰常以

成三問朴彭年知為正人故實有是言 上以忠臣之

孫特減死流配

崔德之弭烟村迺叟 太宗朝登第任南原府使癸酉

之後見國家多難謝官居靈巖永保村扁室曰存賢屢

徵不起年七十二終明智正學為世所稱朝廷錄以先賢

用其子孫



